



# 春联

■张文明

辞旧迎新，喜气盈门，中国人过年，少不得要贴春联的。

那大红纸上对仗的联句，抒发着主人家新年的憧憬、来岁的期盼，或诉说着昔日的人生、往日的云烟，配上期盼祝福的横批，就将一家的门面装点得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基于此，中国人有着过年一定要贴春联的传统，尤其是“肚里有点墨水”的、或比较讲究的人，大凡都要亲自编撰或请人撰写一副门对，写在大红纸上，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张贴在自家的门上，光鲜亮丽。于是，农人有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祈盼，商家有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发财，读书人有着“雁塔题名”的梦想，士人有着“马上封侯”的企盼，家长有着“鲤跳龙门”的希冀，嫁女的有着“乘龙快婿”的祝愿……林林总总，尽述着人们在新年里的美好愿景。自然，也形成了丰富、厚重的千载春联文化，形成了贴春联的习俗。

我也喜爱春联。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读过圣贤书的孔门弟子，春联自幼陶冶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比热爱的情怀。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孩提时代，虽然生活在穷苦的岁月，衣不遮体，朝不保夕，但一到过年，还是让我高兴得终生难忘——真真应了那句话：“有钱没钱，巴着过年！”倒不是那天能吃点“好饭”、放几个爆仗，而是走出柴门，看见了一个与昔日完全不同的、具有朝气的崭新世界：大红灯笼高高挂，爆竹声声四处响，春联门神户贴……一派蓬勃的新气象。此时，我没慌着去拾未燃的鞭炮，而是挨家挨户查看人家门前张贴的对联，因了对联的热络，我欣赏着“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田竹叶三”对仗的工整，浏览着“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意境的清新，赞佩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志气的高远……而对“生意发财”倒没什么兴趣——一个穷孩子家，哪里有什么财可发？只要能像颜回那样“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堪其忧，回不改其志”，能有书念，就算不赖。

可以说，对春联情有独钟，是在旧社会滋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改地换天，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热爱。特别是从私塾转到学校、从小学到中学，文化知识丰富了，识字多了，生活起了变化，每到新的一年，都感受到了世事的变迁、国家的发展。春联，也在不同时期，随之有着时代的脉搏，有了新的内涵。最明显的莫过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到春节，全城飘扬着歌剧《白毛女》的歌声，那时的春联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国家将鬼变成人”或“城乡互助，物资交流”的发展生产。抗美援朝时期，又有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宏愿。

直至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财”等为内容的春联一下子又像火山爆发一样，倏地红火起来，什么“户纳春夏秋冬风，门进东南西北财”、“门迎四海千重福，户纳九州万里财”，连以往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旧联也都大批大批地印成春联，年年售卖。似乎，人们的钱多了，生活节奏快了，文化品位反而下降了許多。

改革开放后，物阜丰盛，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春联的文化品位却未能提升。具体在春联上的情况：要嘛印刷品；要嘛上街掏钱请人代写；再不然由市文联、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或老干部大学，组织一些书法家到街头义写；仅有少数人看重书法家的挥毫。商品经济，春联也未能免俗。更多的是春联社会化，大批量的印刷，便宜的价格使得人们方便快捷，而手写春联受到冷落。

其实，手写春联，并没绝迹。每到腊月二十三，市民们有不愿买印刷春联的就会到字摊前掏钱买上几幅当场写的春联。不过，冲着去购买书写的，而非倚重自己想要的內容，而是装潢门面，求其字写大，以示气派，并不透露主人家心愿。如是，仅停留在“贴花花”的层面上。

贴春联，除了表示喜庆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借助春联的形式，一是表达新年的憧憬，二是对过去的回顾，三是借机陶冶一下情操，展示一下个人的书法艺术，希望他人能对自己的春联能够品评。这些年，掂毛笔的人少了，近体诗歌风行，旧体诗每况愈下，平仄对仗太难，人们不愿费神费劲，因此，春联流于平庸，也在所难免。

过年贴春联，不应停留在前人固有的《春联鉴赏》的老套上，而应该假借春联抒发着自己的胸臆。大凡有一下三种情况：一是将古人的春联，拿来已用；二是借古喻今，翻出新意；三是编撰新联，畅抒心胸。无论哪一种，只要运用得妥帖，都是不错的。譬如陈西安先生去年贴的刘媪撰写的对联“粗茶淡饭老子享受，治国齐家儿孙担当”，就很有意思。它不仅道出了刘媪为官时的一身清廉，而且将“治国齐家”的大任交付给儿孙，让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陈西安先生拿来为己所用，旨在诉说过着平常的日子，虽说家境并不富裕，但日后的小康生活会由儿孙们努力。

我更喜欢每年自己动手编春联，抒发对新年的憧憬。譬如2007年构筑和谐社会时，我撰写的春联是：“和年代/和谐社会/和睦家庭/一团和气；美妙前景/美好日子/美丽人生/十分美满”，就体现了我在新的一年内的期许。

就我所知，我市动手或自编自写春联者，就有好多喜爱诗歌、喜爱写毛笔字的中老年书法和诗歌爱好者，他们每至春节，都要撰写几幅春联，展望新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步伐不断加大，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尤其是民间崛起的诗词协会，除创作新诗旧体诗外，对辞赋旧体也有问津，自然，也体现在春联上，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更多的还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老年人。

春节即将到来，为“创作时代经典，弘扬传统文化，传播中国形象”，我也编撰了两副对联，聊发自己的感慨。

其一：工农商学兵/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东西南北中/十三亿人/人人奔小康。

其二：齐心协力/谱写华夏篇章/实现中国梦；励精图治/创作时代经典/弘扬民族魂。

横批：满园春光 百年梦圆



开门迎春

苗青 摄

# 年味儿一直在

■薛文君

儿时，刚刚进入腊月，年的气息就伴随飞舞的雪花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大人们脸上洋溢着忙碌又充实的笑容，小孩子便把无法抑制的兴奋和喜悦融化在鞭炮声中。每到此时，大人们也很慷慨，即使平时很“吝啬”的父母也会给我们一点零钱做压岁钱，算作新年的一份祝福和希望。我们就拿着几乎要从口袋里跳出来的压岁钱去买些鞭炮，然后跑到一个大人不知晓的角落分拆开装入口袋，时不时地掏出一个“啪”的一声，让小孩子几乎飞了起来。所以腊月里断不会失去鞭炮声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是传统中的“小年”，鞭炮更理所当然地成了各家各户的座上客。二十三的晚上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把年的脚步一下子逼得更近了，小孩子几乎在心中数着指头翘首以待。大人们也更加忙碌，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灌壶酒，年三十包饺子，每一天他们的身影都在年的间隙里晃动着，紧张而富有节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穿插在糖果和饭香之间，回荡在整个村子里。

记忆中最深的就算贴花花这天了，因为这是孩子们也能参与的项目。那天很早就不再贪玩，把提前写好的对联找出来，大人贴春联——我们则负责捧着和好的面糊。即使这项小之又小的任务，在当时看来也是极其重要且极其光荣的，如果姐弟们多的话还需要竞争上岗的。对联上的字有认识，其含义大多是不懂得，但透过火红的纸张滋润着黝黑的字体，也感受到一份热闹和喜庆。那时写对联的一般是大人，但如果家里的孩子稍大一些，毛笔字也差不多的话就会让孩子来写，也算是一种鼓励。为了这份荣耀，我特别爱练习毛笔字，可家中兄妹较多，轮我能排上写时已经12岁了。写春联那天，我小心翼翼地把买好的红纸割开平摊在木桌上，然后取出毛笔蘸满墨汁揣着满心的激动，用颤抖的手写下一副对联。我记得特别清楚，对联的字迹有些晃动，字体也有些倾斜，但还是博得一家人的夸奖。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自豪，如同种下的一颗希望，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我已为人母，有了一个幸福的家。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一些民俗也在不断变化。

现在进入腊月，大街上依旧平静如初，偶尔的鞭炮声也是少之又少。从二十五到二十八也见不到忙碌的身影，到超市转上一圈，蒸好的馒头、炸好的丸子、包好的饺子应有尽有，拎一大袋子往家一提年货就全齐了。鞭炮也是各色各样，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很舍得给孩子买的，可又舍不得的是让孩子放，总觉得鞭炮太过危险，还是不放最好。有了这层担心，街上的鞭炮声自然少了许多。就连最让人牵挂的对联也简单极了，用不着自备红纸也不着挥笔泼墨，街道上到处都有成品对联，而且还是镀金烫花边的，比写的对联要精致些。

近年来，身边有很多人都去寻找年味儿，都在问，年味儿飘去了何方？我认为，其实，年味儿一直都在，一直在我们内心深处最美好的记忆里。



# 把年录下来

■邢俊霞

年是有声音的。进入腊月起，年的声音就一浪高过一浪，响在天空，响在每个人的心上。

年最早的声音是从婚车上响起的鞭炮声开始的。按中国几千年留下的嫁娶习惯，那是要挑日子的。挑日子是个大事，丝毫马虎不得。这个吉日良辰要经过长辈们一番商量，才能最后敲定，俗称“看好”。而腊月例外，腊月是不用挑日子的，因为腊月天天都是好日子，宜嫁宜娶。所以，进入腊月，每天都会看见点缀着鲜花的婚车穿街而过，留下鞭炮声在空中盘旋。而每一次鞭炮声都能催生出新生活的嫩芽绿枝，待日后成长为婚姻生活中的参天大树。

年最热闹的声音是从小年开始的。日子刚到二十三，年集就开始热闹起来，天刚放亮，摊贩们就把要卖的东西早早摆好了，没有摊位的就把装着菜的三轮车摆在路边，还有的干脆把菜放在地上，卖菜的吆喝声，买菜的讨价声此起彼伏。最招眼的是那些大妈们，她们似乎铆足了劲，从集东头转到集西头，每个品种的菜都要精心挑选一些，过秤、交钱，连讨价还价都比平时简单得多，菜买好后，随手交给跟在身后平时不常到集市的大爷们，临走，还不忘给卖菜的摊主说些吉利的话，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那一刻，一年中所有辛苦、烦恼——翻页，空气中弥漫着的全是年的味道、年的声音。

小年还有另一种声音。小年是民间的叫法，实际上小年是汉族传统的节日——祭灶节。祭灶由来已久，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有“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祀祀”的说法。明清时，祭灶改为腊月二十三，这天灶王爷履行职责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在人间所见所闻，因为他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督善恶的神，所以，这天家家要准备灶糖祭灶，让灶王爷吃的甜甜蜜蜜，目的是要灶王爷多说话，说好话，“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年的声音是有温度的。尤其是除夕夜的声音最能熨烫人心。夜幕降临，窗外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把天空装扮得五彩斑斓。鞭炮唱起欢乐的颂歌，响彻夜的长空，经久不息。屋内举家齐坐围炉夜话，一缕醇香从斟满美酒的杯中袅袅飘散，醉了心，醉了血脉亲情。吉祥话、祝福语也从嘴角心底倾泻而出，电视里联欢晚会的欢歌与屋内的笑语交织在一起，汇成欢乐的海洋，人间的天堂。

年的声音来自远古，悠扬温润。年路歌而来，响在中华大地几千年的习俗里，响在唐诗宋词里……

悠悠岁月，盈盈诗笺，奏响千古绝唱。苏轼听到了年的声音，有《守岁》为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在除夕之夜，家人围炉夜话，守岁守福，困极了的小孩强忍住不想睡觉，也想守夜即将过去的旧岁，迎来新的一年。王安石听到了年的声音，他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他不仅听到了辞旧的阵阵爆竹声，还听到了和暖的春风吹来的新年声音。

年最动听的声音是下雪的声音。雪是有记忆的，年刚一露头，雪便踏着年的脚步漫天而下。舞姿婆娑，曼妙而多情，前脚刚轻盈的飞向腊梅的枝头，转瞬又与小草絮絮低语，撩拨的腊梅闹春，万物生长。就这样，洋洋洒洒的皑皑白雪在年的怀抱里浅吟低唱，唱出年高亢的最强音，唱出春天的序曲，唱出人们幸福的新生活……

# 美在繁华落尽时

■杨兵

云朵最美时，不是它闲适地在天空中云卷云舒，而是化作甘露滋润久旱皴裂的大地；小溪最美时，不是它蜿蜒曲折时而溅起闪亮的浪花，而是化作一泓甘泉浇灌一方风土人情；良弓最美时，不是它的身上雕刻了完美的猎行图，而是它能将箭更准确地射向靶心；人在最美时，不是浓妆素裹，而是为他人射出一缕爱的阳光。

冬天是萧瑟、枯索的，但是它孕育着充满生机的春天；蚌的外壳是丑陋的，但是剥去这层外壳，我们会发现一颗圆润的珍珠在其中。所以它们以真实示人，孕育着一切的美好，落尽繁华，它们是最美的。

记得华淑敏曾说过：“三流的化妆是在外表。而一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淡去外面一切不必要的繁华，以最纯，最真实人，能不可爱吗？居里夫人两次夺得诺贝尔奖，荣誉和赞叹接踵而至，而她只是付之一笑，一切在她眼中便是过眼烟云，对待名利她如顽童捡到贝壳一样泰若自然，落尽繁华，她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示人，一切都似浮云掠过，她是最美的。

繁华落尽，一切落定，它似滔滔不尽东流的水，除去转瞬即逝的浪花，留给人们“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美不是划过夜空的流星，给你我瞬间的惊喜，而是永远在夜空中闪烁的恒星，带给人们无尽的启迪和智慧。

美，是花朵落尽时蕴藏的一枚种子；是历览人生，走过风雨的老人留给人们一世沉甸甸的沧桑。它不是华美的外表，鲜丽的表象，是走过风雨、历经沧桑的成熟与韵味。

走过岁月，走过人生，愿你在人生的繁华之尽中找到自己的美丽的人生。



# 回家

前些天下了雪，乡间的泥路不好走，罗成把车开得很慢。

素素趴在车窗上往外看，一面跟罗成说着：“看，这条泥路还是这么坑坑洼洼，从前我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噢，你看那边的小店。”说着用手指着路边的一小铁皮屋，脸上满是追忆的微笑，“小时候，爸爸常常给我零花钱买糖吃，每次经过，我总买一些揣口袋里，现在牙齿不好多半是那时种下的苦果。”说罢，把头朝向罗成，相视而笑。

是的，杨素素回来了。从山沟沟里飞出的凤凰女，今日携未婚夫罗成凯旋而归，此时的素素已是一家广告公司营销部的骨干精英，事业稳定，爱情甜蜜，是时候该回乡了。

接近傍晚时分，太阳斜斜地奄奄在山边，余霞映照下的村落静谧和谐，车子停靠在家门口的树下。杨家的两层楼房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雨，虽然已微微有些许破旧，但仍是温暖的小家。素素一下车就朝大门里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一如很久以前，刚刚放学回家时候的样子。杨爸杨妈放下手中的活，急忙忙出来迎接宝贝女儿。杨妈说：“你们坐着玩儿，菜就好了。”杨爸杨妈在厨房里为晚餐忙着，素素和罗成在房间里打点行李，整理衣服，其实房间早早就被爸爸妈妈擦洗干净了，房间里整洁干净，一如素素从前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模样。

晚饭时，杨爸询问了两人工作和身体状况，杨妈则忙碌着为他们俩夹菜加饭，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饭后，素素让爸爸妈妈和罗成在客厅聊聊天，吃水果，自己则收拾碗筷，整理厨房用具，素素看见冰箱里有昨天的剩菜剩饭，她知道爸爸妈妈省吃俭用，节俭过活，在吃的方面对自己“不是大方”，只有素素回家，爸爸妈妈才会加些好菜。于是她悄悄把昨天的剩菜倒掉了。舟车劳顿，杨妈知道素素从小就晕车，泡好了一杯梅子水，端到素素房里说：“来，喝杯梅子水。”“谢谢妈妈，我最爱喝妈妈牌的自酿梅子。”妈妈笑笑：“快喝吧，早点睡，你从小就坐不久车，累坏了吧！”素素一直到现在仍叫杨爸杨妈“爸爸，妈妈”，也许外人觉得这称呼很啰嗦，矫情作态，但是在素素看来，这是世上最美、最温暖的称呼，不管自己多大，甚至老了，她会一直叫他们“爸爸，妈妈”。

第二天，素素睡到将近中午，杨爸杨妈舍不得吵醒她，就让她睡着，就像以前念寄宿学校的时候一样，素素一个星期都在学校，只在周末两天才回家，周六，不管素素睡多晚，杨妈都不会去叫醒她，只在她房间桌上放一杯水，他们知道素素是个爱读书的孩子，一个星期的学习够她累的。

素素和罗成醒来后，忙着出门，连杨爸准备的早餐也没顾上吃就走了。为什么他们俩急着出门呢？因为素素这次回乡的一个大计划就是带未婚夫看看自己成长的地方。于是，他们打算回素素的学校走走，看望老师，游历一些镇上的景观。

接下来的几天，素素带着罗成去和闺蜜、朋友相聚，大家在一个朋友的度假村玩。

这一天，素素和罗成到镇上买了一些老年人保健品和按摩器，还有一些同事托买的土特产，就开始整理行李，准备回去。因为公司一个客户的信息出错的问题，销售部让罗成和素素尽可能早一点回来。

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素素突然不想惊扰父母，悄悄离开了。车子又一次开在那条乡间的泥路上，这一次，路明显好走些。“素素，你看。”罗成停下了车，指着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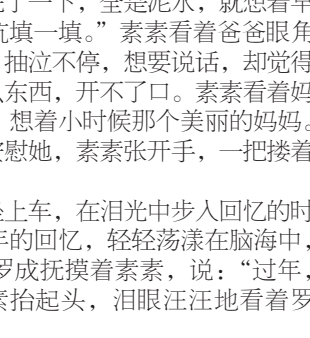
昏暗中，有两个身影，一个人用锄头埋着土，填平一个个水坑，另一个手抬着一桶碎石沙土，素素泪如决堤，她冲下车，跑步到爸爸妈妈跟前，“爸爸，妈妈……”素素哭得说不出一句话。停下手上的活，爸爸笑着说：“好了，看这路坑坑洼洼的，你们车子不好走，昨天我们擦洗了一下，全是泥水，就想着早点起床，把这路的水坑填一填。”素素看着爸爸眼角和颧骨处卷起的皱纹，抽泣不停，想要说话，却觉得喉咙处重重的塞着什么，开不了口。素素看着妈妈鬓角处花白的发丝，想着小时候那个美丽的妈妈。罗成拥着素素，想要安慰她，素素张开手，一把搂着爸妈向家走去……

返程路上，素素坐上车，在泪光中步入回忆的时光通道。一幕一幕童年的回忆，轻轻荡漾在脑海中，素素终于泣不成声。罗成抚摸着素素，说：“过年，咱回家。”“嗯”。素素抬起头，泪眼汪汪地看着罗成，用力点着头。

孩子是父母手中的风筝，线断了，一纸风筝与风搏斗，在斗争中，累了、困了，风筝开始想念那曾经束缚自己的线，那线也曾默默赋予风筝力量。这时需要一只给人带来幸福的青鸟，衔着它，回到幸福的源泉。陪伴，是两个充满深情的字眼，有空，请回家陪陪父母吧！

（请作者与本版编辑联系）

水韵沙澧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 赏美文



水韵沙澧 QQ 群号：344546648